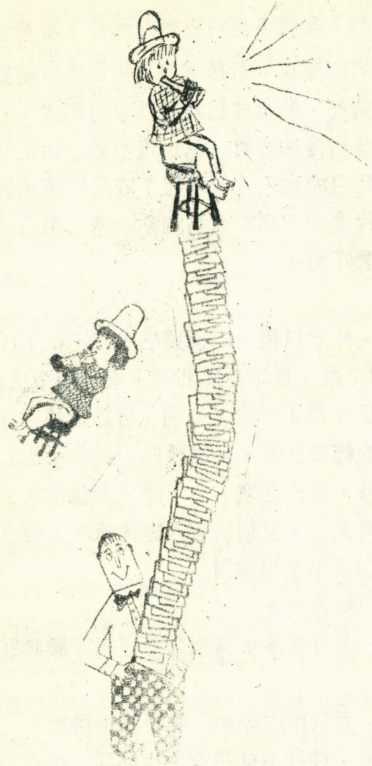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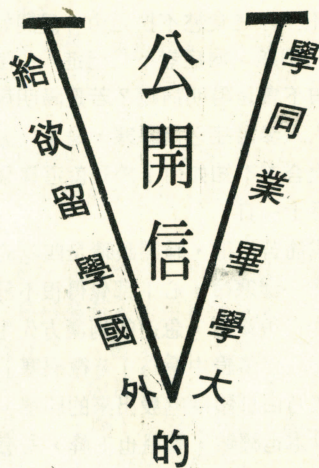




敬愛的大學生：

韶光易逝，未覺又是一學期結束了。際此共匪竊據大陸，國際風雲盪動之秋，而欲如陶潛之『採菊東籬下，悠然見南山』，或如張三李四躺在積薪柴上晒日曠唱山歌的好興致，已經是不可多得的時候了。然而，我們在這國家困苦的年頭兒，還能夠覓得一方乾淨的所在，鬧中取靜，忙裡偷閒做一些學問上的研究，此種清福有如半仙，委實可以令人艷羨的！

本年六月適值本學院醫科第三屆，牙醫學系第三屆，藥學系第四屆及護專首屆畢業大典，復逢本學院創立八週年紀念佳節，的確值得額手相慶，實亦為本學院歷史上值得特筆的一大記事。美國有一位大學校長曾對人說：他生平祇有兩個極快樂的一霎那，一則他在大學畢業領取文憑的時候，一則他的夫人當初答應做他妻子的時候。人生快樂的事往往延長頃刻，而此種頃刻何可多得，宛如那位校長先生所說的一段；但我們敢說，對於現在中國的青年士子，至少還可以加上一霎那，那就是那架出國的飛機轟轟地一聲離開飛機場的時候！我們知道每位同學現在正準備着那一霎那的來到。各位同學一定很忙，或許忙着準備畢業後前往服務軍中，業經



印思敏

美國ECMFG考試及格的同學，或許忙着整頓行裝，領取出國護照，忙着檢驗身體，忙着辭行告別，爲了這些，在這大熱的天氣裡，一定不辭一身大汗，但我們知道各位同學的心却並不苦悶，各位的興致比許多人還要高，因爲正準備着那一霎那的來到。我們爲此十分羨慕的。

目前大專畢業生，一窩蜂出國留學，已成風氣，尤其是醫科的畢業生，都想到美國醫院工作，美國的醫院較國內待遇優厚，又可以滿足時下一般人熱衷的出洋夢，在這種誘惑之下，誰又肯安心在國內工作？這是人情之常，並非壞現象。且中國的大學，在過去來說，名義是大學，是學院，是最高學府，所供給的是高等教育，人才教育，其實除了少數的例外以外，大都是很簡陋的。科學儀器的設備固不足道，即一些普通科目所需要的圖書與師資，也是到處可以見到捉襟見肘的情狀。上課聽講幾乎等於大學生活的全部；教員於上課講解外無素養，學生於上課聽講外無自修。兼任教授輪轉着到各校上課，有人比方做唱話匣子，並且所唱的老是那幾張片子，到處唱些老調。至於圖書的預算，一年之內寥寥無幾，在這種形勢之下，學生當然完全不敢把命運交給學校，有志力求上進的學子自不甘心隨波逐流的專幹那搖鈴上課，搖鈴下課的勾當。就現在而言，因鑑於目下國內產業科學不夠發達，就業機會較為不易，青年出國謀職工作，圖高薪，無形中可以減低國內就業問題的壓力，而且在國外優良

環境下更可培養更好的人才，儲為將來反攻大陸後建國之用。因此青年學子出國深造，利用國外良好設備從事科學研究，倒也應該加以鼓勵的事。

然則，我們雖然對於有機會出國深造的青年學子，豔羨他們的機會及其境遇，但他們所處的，祇不過是一個機會與境遇而已，出洋留學總希望有所成就，希望有所成就還得靠自己的努力，這話雖然像老生常談，但却也和一些浮泛叮嚀的話略有不同。因為有些青年，祇為出洋而出洋而不在乎為深造而留學，這在品質和價值上實有極大的分別。有的人所求在一紙文憑，獲得學位。有的人連文憑學位都不要，只要別人知道他的經驗裡，有過出洋這一回事，便於願已足。原來目前在社會上可以號召，可以賣得出錢的倒不一定是文憑學位，文憑學位假的儘有，但祇要出洋的事實不假，那個人的身分便要在不出洋過的人之上。近年來頗有些出洋學生是摸着了社會這點心理的，我們相信有辦法出洋的同學決不是他們之間的一個。

或許有人說，出洋留學的動機是在躲避現實，這一種人在十幾年前是不多的，可是近年來，因為環境的影響，社會狀況的不景氣，學校畢業的青年取得了出身，找不到出路，往往出身越高，出路越狹，於是乎，一部分家境較佳或有其他經濟機會的青年，便都想到出洋的一條路，但在決定走這一條路之前，他們並沒有下過多大自覺的積極的選擇工夫。雖然，他們也有一種自圓其說的理論。他們也許說，與其畢業而失業，不如繼續求些深造；與其株守，莫如進一步的努力。此種見地，原是未可厚非的。但若仔細加以觀察，這不過是一個好理由而已，真理還是消極的，還是一種株守，是一種更擴大的株守，妄生希冀的可以獵取一隻更大的兔子而已。就他自己個人的一方面而論，他的動機既然在逃避失業的痛苦，在脫離目前擾攘的社會，在想用不聞不問的方式來取得一時耳根邊的清淨，他在留學期間內的努力就不會積極到什麼程度，他的選擇的能力並不會精當到什麼程度。他的實際身分也許是一個隱士的身分，實際方式是一種好像「避暑」的方式。有些留學生，出了洋就不想回來，能夠耽擱一年是一年，他們真在積極地繼續努力嗎？其然豈其然？他們不過在躲避現實。這種遊學，其實不是遊學，是乘桴浮海，倒也不能說沒有經書上的根據。就我們現階段社會的現實而論，經略已安定，在安定中而求繁榮，在他們躲避的期間，這現實竟會自然而然的改變嗎？會剛好改變到理想的程度，教他

們學成歸國之時，恰巧湊上機會，可以大展鴻猷嗎？與其借進德修業的美名而務躲避現實之實，何如直接與現實奮鬥；與其繞了一個圈子回來再尋出路，莫若在無路中殺出一條路來。因為要自己努力的能力不增加，數年之後，現實依然故我，無出路依舊無出路。我們衷心希望假使要出洋的話，其動機至少沒有這躲避的成分。既然是一個大學畢業生，也許在社會上已經做過好幾年的事，對於中國的現實，已經有相當的瞭解，並且時刻在想積極的應付，惟其要應付得更更有把握，更切實具體，這才可以決定出洋留學的舉動。

就專門的知識而論，在今日百端待理的中國，那一科是可以少得？尤其是科學方面，倘若已經成為專家的話，會有更深的造詣，這些都是不成問題的。但或許有人問，求專門的知識，難道一定非出國不可嗎？在社會科學方面，如果有豐富的圖書，良好的教授，在中國也不是一樣可以專攻深造嗎？即在醫、工、農、林等等實科方面，只要再添上更充分的儀器設備，又安見得完全不能應付呢？並且，留學的運動總得有打住的一天，民族文化的發展，總得有自供自給的一天；難道永遠靠外國的大學來替我們訓練專門人材不成？日本不是一個很可以效法的先例嗎？它自明治維新以來，雖然每年也有留學出國深造，但早已不成為一種運動。日本今日的教育與文化，以至於科學，尤其是醫藥的發展並不遜於歐美，何嘗依賴着回國的留學生呢？日本明治維新當時發表「五個條之御誓文」，其中一條「廣求知識於天下」曾之誓文，並不專指求知識於一國，故有今日輝煌文化之成就，此豈不可供吾國學界之反省哉？日本大量沾沐中國文化，已逾一千數百年，到了明治維新，以併吞中國為國策，故其關於中國各種文化風俗之研究，用力最勤。雖然其研究結果，瑕瑜互見，然吾國與東鄰相近，文字大致相同，我國學人如能參閱東籍，研究其科學，大可為知己之助，以免身在廬山中，而不知廬山真面目，此種利用日人成就之環境，實非西洋人所能同享。

美國民族之所以為一個新興的民族，在近代的歷史裡，當然也要首屈一指。我們近代大家講民族復興，國家再造，要覓一塊他山之石，雖然出洋觀摩，學習人家的長處作為借鏡，但不能為出洋而出洋，如果學習了一些皮相，這可能依樣的畫了幾個葫蘆，而自以為他年學成歸國，如法泡製起來，一個新興的民族得來便可操左券，這種見解便錯了。在四百數十年前，世間還不知有美洲大陸的存在，在

三百數十年前，白種人還沒有大批的向美洲移殖，在一百八十年前（？），地圖上還沒有美國這一個政治區域，何以在四百數十年，三百數十年，一百八十年之後便會有這樣一個大國在西半球巍然屹立，這豈不是全靠其本身的努力來開拓嗎？一個人能起而行，也就能坐而思，能夠開拓，也就能夠發明，「人定勝天」，這絕不是躲避現實可以同日而語的。

總之，青年士子出洋深造的目的，要在某一門學問上求得充分的知識與技能，即是一個人獨有的任務。要推尋先進民族以及科學所以勃然興起的道理，以為復興中國民族服務國家社會的參考，便是遊學外國所共有的一種任務了。

最新醫術

Medical Rehabilitation

王 明 仁

Rehabilitation（以下簡稱RH）依據英語的意思是「復原」。比較通用性則可譯作「復原」、「復舊」、「復歸」。醫學的RH意味着「復原性」還是叫着medical Rehabilitation比較妥當。

RH的觀念自古即有，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才在美國的各種文獻上堂堂出現。在戰爭的時期，因為戰鬥人員的不足，儘量要使輕度的傷患者復原再度返到戰場參加戰鬥；在戰爭結束後RH工作者則儘量設法使患者能夠早日復原以到社會工作。

往後，RH的工作再進步到與戰爭毫無關連的肢體不自由者之救濟，使他們不需要無意義的長時間困守在病床上，使他們在社會職能方面能得復原。

RH medicine 是醫學治療的連續，目的使深受異常或疾病痛苦的病人，在他們矯正異常後及疾病治療後，進一步使他們完全恢復到舊時健康的狀態，或者對於病患沒有辦法回復的障害，讓他們剩下來的機能發揮最大的利用。

全美RH會議（National conference on

rehabilitation）把RH定義如下：「RH的意義是要使身體有障害者，從肉體的、精神的、社會的、職能的，以及經濟的能力恢復到最高度。」

從來的醫術體制只是預防、診斷及治療三種，治療完了後即是醫術的結束。RH學的先覺者，美國紐約大學的Howard A Rusk將預防醫學列為第一項（階段）的醫學，診斷及治療列為第二項醫學，RH叫做第三項醫學（third phase of medicine）從來不太為人注意的RH將成為醫術新體制的一部分。

在我國RH學也在萌芽漸被人注意，目前在石牌興建一座Rehabilitation的醫院即是趕上時代的鐵證。

RH的治療大多數以理學為主。可以例舉如下：體操治療、步行運動法、電氣治療法、溫熱療法、按摩及義肢等等。當然也有從內科方面、精神科方面着手，這些屬於專門性學問不加多述。

總之，Rehabilitation必將成為醫術新體制的一部分，與我們從事臨床工作的人有密切的關係，僅提供一點淺見以供讀者參考。